



飞过马鞍去扑火

FEI GUO MA AN QU PU HUO

达拉◎著

这里有一个独特的民族，这里有一个个别样的故事，等你倾听。



飞过马鞍去扑火

FEI GUO MA AN QU PU HUO

达拉◎著

这里有一个独特的民族，这里有一个个别样的故事，等你倾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过马鞍去扑火 / 达拉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0969 - 4

I. ①飞… II. ①达…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157 号

飞过马鞍去扑火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达拉著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0969 - 4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撷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远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扪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飞过马鞍去扑火	1
花 戏	37
哭 娃	79
冷 河	90
日月盈昃	115
说说多紫	160
乌日玛的风声	162
灶披楼	173
这家人	184
跋	197

飞过马鞍去扑火

1

早些年，莆大还是个猎人，一到隆冬腊月，他就骑上马去打猎。夏天还背鱼篓去打鱼，倒是患过痹病，吃过天麻丸早好了。都十来年没喊过一回手脚麻筋。眼前都开了春，楼下的草坪绿了，栽在草坪上的榆树也吐了些芽，早不是寒冬时那般冷风冷气，莆大踏进屋来竟娇气地喊腿疼。坐在窗台上的老伴青云扭头瞥了一眼莆大。莆大站在门口的脚垫子上一边脱鞋一边低声说，我去火葬场了。

方才明媚的阳光倏地跳出了窗，青云张着嘴，局促不安地瞅着莆大。莆大倾身拿起面前的水杯子，凑到嘴边又放下，被抽掉了筋骨一样倒在了沙发背上。

莆大吃过早饭照旧背着手下楼，踏过西门桥，沿着河沿走一段青石路，到了老年人斗棋的石圆桌前。从花白的脑袋缝隙一看，一盘棋斗得一团糟。平日里莆大只看斗棋人的手，不看人家的模样。莆大没看到猫眼肥胖的手，一问才知道猫眼昨晚摔楼道上没救过来。莆大愣怔着又问，尸骨运到乡下去了？断了食指的老头捉着一枚棋子，抬头看莆大说，夜里停到殡仪馆去了呀，估计这时辰早一把灰了。莆大心里咯噔一惊，拔腿往城外走。

清城虽有“城”字，是个在地方地图上不够巴掌大的小县城。殡仪馆却够大，在北环路边上，一溜平房，只设灵堂停尸供亲友就近守灵，火炼遗骨都在城外五里之外丘岗下的火葬场。莆大想一万个也没想到老乡猫眼膝下有四个儿子竟不能囫囵身子葬入乡下的坟场子。猫眼早没了老伴，是个鳏夫，前年被排行老三的儿子硬拖着搬来，白天一个人守着空屋子，到了晚上孙子放学回来头一件事就是陪爷爷下一盘棋，后来跟邻住的老年人熟络了才找见斗棋的地盘上来了。后来莆大也被猫眼唤过来，虽不捉棋杀上一盘，光是围在旁边看也是个趣。莆大眼前不时地闪现猫眼肥胖的手捉一枚棋子放下又提起，断了食指的老头粗声粗气地说，猫眼你憋着屁呀快走棋。猫眼把棋子往棋盘上咚的一放说，心急吃不上热豆腐，你吃不上我。猫眼肥胖的手像一只捕食的秃鹫依旧悬在棋盘上不挪开，被断了食指的老头推了一把才缩了缩。猫眼说，我不逼棋你慢着。断了食指的老头呛猫眼，哈哈，没人逼你往火炉子里跳呀。猫眼肥胖的手又凝悬在棋盘上，提起“红马”棋子说，象飞四方营四角，马行一步一尖冲，你甬想别我马腿。

莆大没去殡仪馆，往丘岗那边走，怕赶不上看最后一眼猫眼，走得仓皇皇皇，一脚踩上趴在路上的一块碎石块，没踩住脚跟竟跌了个四仰八叉，可一抬眼，火葬场的烟囱直往出冒黑烟，他爬起来没顾上扑打身上的浮土，紧走几步就再也走不动了。每一盘棋都说“马行一步一尖冲”的猫眼，在哈村活到老的猫眼，果然成了一抔灰骨，再也吃不上热豆腐了。

从猫眼看出自己身后事是哪般光景来，莆大脸煞白，紧闭着一双柳叶眼，徐徐地说，猫眼死了。烫个燎泡还疼几天嘛，一把火燎了猫眼了。

屋里也仿似燃着那把火，青云一头斑白的头发着了，缀着郁金香的开襟冰纱衣着着了，脚上的一双红拖鞋也着了。青云砰砰跳的心要蹦出来了，双手捂住胸口站在莆大脚前。

莆大窥出老伴的心思，便摊开两个手心搓了搓生凉的脸颊，再啪啪的扑打了膝盖头说，我这骨头还硬着呢，你甬怕。

屋里又是黑夜般的死寂了。这种枯潭一样的宁静总是跟窗外的阳光一起到来。天刚泛白，青云头一个醒来，一天里的头一句话也是青云揉着睡眠说，可莆大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连着打哈欠说，又一天了。之后都是青云说，说些淡如水酹如茶的旧话。青云用这些带有过往生活气息的一席话，驱走黎明前的孤冷，直到一抹晨光从对面八号楼的玻璃反射到窗台上。

人老了，一天一天的捱过，搬来清城，没有了左邻右舍的笑闹，耳根是清静了，时间竟比二饼子牛车还慢下了，难熬得很。头一天晚上，莆大就坐卧不安，嚷着要打锣，在地上来回的踱步。年过六十之后，莆大名分是农人却不管田，但他心里有田地，有波浪滚滚的麦子。每到秋收时，莆大提着一面铜锣，从东头敲到西头，一边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警醒农人看管好拉进米仓里的米粮。青云很厌烦莆大当锣夫，她听过莆大的花边事，不知真假，莫不是以打锣的由头去跟某个妇女对眼欢笑，但明着不逆他，来之前把那面锣藏到米仓里了。莆大叫青云给他拿锣。青云打了一个谎，叫你看麦田呀，我塞麦秆底下了。莆大的小眼仁骨碌一圈，复又眯缝了说，不能没有锣我明个回去。青云不急不慌的说，城里哪是打锣的地方，再说我夜里魔着了醒不来就得死呀。莆大闷头坐了会儿，去翻橱柜翻出一把铁勺一个洗菜的铁盆。哈哈，铁勺是我棒槌，铁盆是我锣。莆大高兴了，边敲边压着嗓门，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别让火燎了米粮。

恰巧拉珠写小说写到了兴处。布巴拿着枪，悄悄的靠近那匹猎马。那马直往旁边躲。布巴把枪伸到马的前面，用枪管蹭着马的口鼻。马嗅着枪管和枪口。布巴伸手解下了马的眼罩，然后轻轻地抚摸它的脖子。不敢靠前的石头说，它可真聪明，知道要打猎了。布巴把枪斜着背在身上，刚要翻身上马，那马忽然蹦起后腿，甩下布巴，扬蹄而去。一声枪响。扬蹄而去的猎马戛然而止。石头得意地收起端着的猎枪。布巴瞪着石头，你干什么？石头说，它知道规矩。石头又一次端枪瞄准，说，枪这么一抬，它就不动了，让你打一枪中一枪。你看它站在那儿不动了，它知道要打猎了。布巴推了一把石头说，可你开枪了。石头摔在雪上大

喊，它屁股上又没长眼睛，我不开枪，它能看见我端枪了吗？后来的文字还没来得及落到键盘上，便丢在空气中了。拉珠恼怒地抱住脑袋晃呀晃，咣咣咣的噪声仿似针针钢砭往她头上刺，她跳下椅子夹在门缝里说，爸别敲啦，我写不了啦。莆大不管，还是敲。拉珠又说，妈，管管我爸呀，让不让人活了。青云受了颠簸劳顿，歪在沙发上养精气神儿，说，你这年纪早该有自己的孩子了，就当你的孩子在玩拨浪鼓吧。

莆大也冲着孩子嚷了一句，你写那东西让火一烧，净是灰了，瞎用没有。

拉珠缩在墙角的地上，脑子里还充溢着挥不去的锣声，不是铁勺敲铁盆的声，是被母亲藏在米仓里的那面锣在咣咣咣的敲。

屋里静得掉根针像玻璃杯砸到地上一样脆响，要是莆大敲敲锣就好了。青云盼着天快些黑，盼着钻被窝美美的睡上一觉，天破晓时扯一扯话头，比如村妇们挎着柳编篮子去采蘑菇，遇上阵雨的那天，青云的妯娌山梅披一块塑料雨布，蜷缩着搓烟卷，一捏烟叶在烟纸上筛糠子一样晃颤，雨水从她光额上的雨布滴下来湿了指尖，等搓好了一支烟，火柴也划不着。青云说，山梅的烟瘾太大了，大伙儿都笑她是不是夜里让莆二揉搓完了也抽一口烟呀。莆大则说，就跟酒瘾一样，杨老大一顿喝不上一口酒骂鸡骂狗。记得不？杨老大下地干活还带上酒瓶子，捉锄锄几下就喝一口酒。酒瘾大呀。青云说，都喝迷糊了还能瞅清哪个是苗哪个是草了？莆大说，杨老大那块地我去看过，苗锄死了一半。比如猫眼的大孙子上黑姨家买了块豆腐打南头回来，被杨老大的一只大白鹅撵着，就爬到莆二家房后菜园子的障子上，大白鹅没啄着悻悻地掉头往回走。猫眼的大孙子从障子上咚的跳下来，刚跑两步，大白鹅又低着头伸长脖子追来。猫眼的大孙子跑不过鹅，甩手把豆腐往身后一扔，鹅看都不看，接着追。那天猫眼没吃着豆腐，提着一把铁锨满巷子找那只大白鹅。青云说，猫眼要拍死那鹅，后来也没拍死。莆大说，后来杨老大自己杀了那只鹅，是你忘了。青云说，哦，杀了也好，我也被那鹅撵过，差点啄我了。

天终于暗了些。拉珠走出被父亲说成牢房的书屋，在厨房淘碗米焖

上了饭煲，再炒出一盘肉丝芹菜，端到餐桌上。莆大掩藏心头上的悲凉，一走就瘸的腿是藏不住的，脸也灰中带白，像个病人。拉珠看着父亲一步一瘸地朝着餐桌走来，说，爸，腿咋了？早已坐到餐椅上等着饭菜端上来的青云瞟了一眼莆大说，你爸走路走多了。拉珠往碗里盛着饭说，走不动了坐车呀，来回才十块钱。明个一早上医院挂个号去看去呀。莆大说，走走就不疼了，多走走好。

村里养下的早睡惯习，到了城里也是这惯习。才八点半，青云就躺在了一床牡丹花上，以往脑袋落了枕头就睡了，这回竟睡不着。莆大也是。一把火燎了猫眼，他心里恹惶一宿醒来三回，一睁眼，猫眼就在石圆桌上斗着棋给棋友们讲莆大的花边事。猫眼说，这老莆是我光腚老友，村里有个相好的。诶，我说莆大呀，喊她来城里住几天来，不能光你吃香的喝辣的呀。莆大瘦削的脸颊霍地红了一片，支支吾吾着，哪有相好？没有的事。断了食指的老头说，猫眼你往老友脸上尿了一泡尿，看把他臊的呀。一睁眼，猫眼在断了食指的老头的地盘上往右走了一步小卒，哼了一声说，没指头的糟老头子一肚子蛆，快走你棋。断了食指的老头说，你还不是夜里头撸自个，快烂窝里啦。哈哈我走我走，我吃你的小卒。一枚红炮隔着自己的兵咚地打掉了猫眼的黑卒。猫眼瞎了眼，悻悻地挪了一步“车”，又说，我说莆大，你那相好的不要给老哥呀。

久不见天亮，莆大起来去客厅看表，才四点，要是在村里这时辰老早就听公鸡打鸣了。公鸡打鸣是天破晓前的钟响，是该扛着农具下地的曲声，听着就夯实呀。

2

莆大离开哈村时，麦子已经熟了。

眼看割麦子，夜里下了一场透雨。农人都成了滚水里的蚊虫，蹙着眉往村外走。邻家东院的鱼头站在麦田地头，竟哭了起来。麦穗张着

口，别说收割机割捉镰割，就是手指头碰碰都掉麦粒。鱼头说，天爷来掐我食喉来了。他回到家院没有进屋，蹲墙根底下又低声哭了会儿。捉竹条扫帚扫院子的莆大听见动静，隔着墙给鱼头吃定心丸说，天爷不舍得年年掐你食喉，来年准能收成你甬怕。鱼头听着有理，好在米仓里也有些囤粮嘛，可转念一想，他上有瘫在炕上的老母亲赡养，下边还有两个念书的孩子供着，不像莆大有个孩子在县城上班，说进城抬屁股就走，吃香的喝辣的去。两天前青云婶还来跟他老母亲道别，说见一面少一面了不定哪天就进了城了。鱼头把鼻涕擤净，大声回话，莆叔你放一百个心，我鱼头再揭不开锅也不上城里吃你半碗干饭去。

鱼头这是往莆大脸上甩了一把屎，莆大心里不是气味，回屋跟青云置气，说宁当村里的夹尾巴狗也不踏出乡土半步。

其实青云也不想进城去。她二十一岁嫁到莆家，饥谨也好米仓满仓也好，就是养下三个姑娘，婆婆不拿正眼瞅她，她都没动过踏出莆家半步的思想。婆婆过世之后，青云该是能过宽舒了，可心尖上老是刮起黑沉沉的阴风。拉亚嫁出去生头胎时大出血没救过来，拉亚没往出嫁，招的是倒插门姑爷。倒插门姑爷是个从关内逃荒过来的穷小子，戴一顶没有帽徽的军帽就进了莆家，眼里有活有轻有重，闲时还帮衬莆二帮衬鱼头帮衬杨老大拾掇麦场子，背扛粮袋子。鱼头和杨老大竖起拇指夸过他，都说莆大识人招下了一棵摇钱树。二十年过去了，穷小子把摇钱树上摇下来的票子都悉数装了自己的口袋，眼里再装不下捉烧火棍都捉不动的丈母娘。拉亚受她男人的熏染，拿白眼瞅她母亲，话都不说半句。

每回上了饭桌，青云低垂着眼皮子，夹菜也是夹些粘在盘子边上的碎肉碎菜叶，回回仅吃个半饱，等拉亚洗刷碗筷出了厨房，换上光鲜的衣服挎着男人去打麻将了，才去拣根筷子挑几块肉，怕被谁抢去了一样迅疾地扔进嘴里，嚼几下就咽下去，用过的筷子在水盆里涮涮再往手心里撷一撷放进筷子筒。按这种吃法算的话，青云一天比别人多吃三四顿，嘴不停的嚼。倒插门姑爷总在麻将桌上拿丈母娘开涮，吃了睡醒了吃，你们说是啥东西？麻友都哈哈的笑，说是猪栏里的猪嘛。倒插门姑爷说，俺家屋里一头猪猪栏里还一头猪，忒能吃。这话经很多人的舌头

传到青云的耳朵里。青云虽说生下是穷苦人家的女子，心气不穷苦，可吵嘴吧让村人瞧热闹，不吵吧实在把她当软面团随意捏随意扯。无数次的纠结中，青云愣是把一个白眼一个白眼，一个嘲讽一个嘲讽都吃进了肚。

青云说，我吃下的都是饭。

一个管青云叫姐的黑姨说，不撕了这姑爷还等啥了？

青云说，姑爷是半个儿子，我稀罕还来不及的。说下这话，青云汪汪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打转。

黑姨说，儿子算个屁，该骂就骂。

青云动过几回念想，想去城里跟拉珠搭伴过，再不回来。是莆大不想挪窝。老了还挪窝，落个跟年轻人一样赶时髦往城里跑的花花名头，那一辈子攒下的稳当人品瞬间让村人踩在脚下，真是白活了。

当拉亚朝着母亲摔下半碗白米饭之后，青云从柜子里翻腾出很多年都没有穿过的旧衣服，像摆地摊的商贩一样摆了一炕。拿起一件，放下再拿起，嚤嚤地哭着跟莆大说，你不去城里，就当我死了我也当你死了，从今往后咱就是两路人。

莆大在一旁看电视，几个穿黄衣的小日本跟一帮满脸愤慨的中国人在一个巷子里火拼，嘭，嘭嘭，哒哒哒。满屋子的喊叫咒骂和枪炮声中，莆大竟听见了青云的怒话，他摁了遥控板的关机键，穿鞋出了门。方才的枪炮动静好大，一下子消失了反倒映衬的屋里很空，青云孤坐在炕上，一口一口地咽下孤独，她小莆大三岁，已是六十一岁，嫁过来整四十年跟莆大吵嘴都有数，老了倒闹起生分来了。

许是青云的一席狠心话吓坏了莆大，天都黑了，还不见他回来。青云披一件薄衣站在院里等莆大，把自己站成了黑夜中的木桩子。远远的起了几声狗吠，汪汪汪，还夹着几声粗狂的叫骂声，声音含糊听不大真切。狗再汪汪两声便呜呜咽咽着消了声，只听得见踏土的脚步声。青云竖着耳朵仔细辨识踏步声是不是莆大的，竟没察觉蚊子已咬了她脸她脖子她胳膊，稍稍松懈之后才感到奇痒无比。她还在等。以前青云也这么等莆大，不过都知道莆大去了哪里，啥时辰回来，等多久心里都塌实。

可这一回，他不声不响的出了门，穿的还是半截袖。

青云回屋拿了手电筒，踱出院门往北走。莆大的上百亩地都在村北，三块在丘岗上，一块在湖潭边。丰收时莆大不挂心，遇灾了莆大就着急上火，时不常的去查看一番。才下的雨，莆大准是去了田里了。青云晃着手电筒，光束滑过农家人的木栏墙，落下来打亮了往北去的土路。村人都睡着了，四处静无声。青云沿着土路蹒跚着到了最后一排农舍停下来，在静处依旧捕捉莆大的踏步声。

也不知候了多久，青云两条腿站麻了，腰肢也麻酥了。十年前青云动过腰间盘手术，腰椎缝下十针，莆大划船去网了些鱼，拎条最肥的到医院旁边的一家餐馆给青云熬的鲜鱼汤。正喝着，护士给青云的病友换药叫男家属回避一下。莆大出了住院楼，在窗下兜了几圈花坛，回来喝下已经凉了的汤，犯了胃炎在家躺三天三夜，原本就瘦削的身子骨更瘦了。由着这往事青云散开了想起莆大的好莆大无声的爱，悔不该跟莆大说了狠心话，于是慢慢往回走，手电筒的光束不住地打在路两旁的木栏墙上。静无声，四处静无声。青云蹒跚着走过莆家足有十来丈的灰砖墙时走不动了，方才还不觉得喘，一会儿工夫便上气不接下气，乍听有十来只野猫在她嗓子里一起打呼噜，她倚住冰凉的墙角歇脚。蚊子又扑过来，叮咬青云松垮的肉皮，她不轰反倒摁灭了手电光说，你们多咬我几口就少咬老莆，你们都来咬我呀。

青云终于听见了鞋底子刮蹭地皮的嚓嚓嚓从村东头的堤坝而来，她用胳膊肘顶住墙体慢慢地站直了腰，也摁亮了手电筒，给莆大照着脚下的路。走近了，莆大没说话也没停步，径直往家院走。青云无声地跟在后头进了屋。

都躺下了，灯也熄了。莆大说，坝那头的哈河比哪年都瘦啊。青云闭着眼睛嗯了一声。许久，莆大压着嗓门说，把东西装上，要走鸡打鸣前走。青云着实愣住了，连忙摁亮了灯说，鸡不打鸣哪有车呢？

村里有去清城的班车早上六点才启程，再说坐班车会碰见熟人，一旦人家多嘴问及啥时辰回村，莆大说不了谎，能躲一事是一事。老两口思来想去，想到了莆二家养车的大侄子春树，让春树开车跑一趟清城再

好不过了。春树刚好在家，听说大伯要进城，满口应允下来。

定好了时辰，青云再一次翻腾出旧东西，夏天的衣服一个包，冬天的两大包，春秋的也不少。夜深人静的，青云翻腾的动静就显得大，拉亚咚咚的拍门大声嚷，大半夜的要成精啊？青云刚要捉一件毛衣，胳膊像被点了穴一样的悬停了，五个手指放不是抓不是，也垂着不动。半夜闹鬼，这家没的过了。拉亚扔下怒话，踢踏着回了后屋，闭门声嘭的一声巨响过后，青云倒在了一堆衣物上。

像贼一样拾掇，像贼一样爬上春树的车，更像贼一样离开村庄。老莆生来没曾想到这层光景上来。早起的村人大都看见了春树的越野车好似一枚发射的子弹嗖的射了出去，都讶异地寻思莫不是莆大年岁大了犯了急症，心提上嗓子口，直看到车轮卷起的尘土散尽。只有莆二和媳妇山梅心里明净，拐进自己家院门时还在叹息，大哥大嫂这一走再没有回来的日子了。

出了村，接着是坑坑洼洼的土路，都半天了，车还是一颠一颠的跑不快。这时候，成片的麦穗在莆大心头上像海一样波浪滚滚。莆大如坐针毡。莆大就喊，停车。春树诧异的看一眼身旁的大伯。莆大又喊一声停车。春树就把车停下了。

青云一宿没合眼，跟拉亚起的怒火还没消去，一爬上车后座便闭了眼睛，再也不看村里的一草一木。有时眼皮子也是一道门，如若一合上能遮住白眼抵住嘲讽把过去的酸酸苦苦关在身之外，青云要紧紧的合上眼皮子。也巴望着离车的车再快一些。这下好了，竟停了。青云倏地睁眼，却见莆大背着手，往麦田那边走。走得沉，莆大差点跌坐在晨曦微灿的地头。青云身子胖，抬了几回屁股才喘着粗气挪下车，喘着粗气去拽莆大。

莆大跪在澄黄澄黄的麦田地头不起来。哇哇麦子长在土里，莆大的两只脚也长在土里，像上百年古树的根须子深深地扎在乡土里。莆大老了只有一个念想，蹬了腿儿埋在养下他的乡土里，跟老祖宗躺在一起，这一走是把命连根拔了呀。青云真的走不动了，一只手扶在微弯的膝盖头上喘粗气，那十来只野猫又在她嗓子里一起打上了呼噜。再抬头看

时，莆大还跪着。青云就生气了，回头喊春树，快去搀你大伯。春树的身形随了莆大，长胳膊长腿儿，一跑动，眨眼功夫，就到了大伯跟前，弯腰跟大伯说话。莆大不住的摇头。春树转过头，瞅大娘青云。青云举起两个手，示意春树往上抬。春树就伸两胳膊，夹住大伯瘦削的身子往上抬。莆大不挣不扎，铺展的手心从摆动的麦尖上拂过，拂出阵阵离殇之声，老早就盘算着蹦出来的麦粒欢蹦出来，扑簌簌地往下落。

莆大死了一样往回走。离老远，青云伸出胳膊迎着莆大说，那不是咱家的田。

是鱼头的麦子，该收了。莆大走到青云身旁，压着嗓门说。

莆大和青云相搀着走在晨光微灿的麦田之外，倒映在麦穗上的影子，一个瘦高一个矮胖，随着波浪滚滚的麦子也起着伤心之浪。拉开车后门，莆大抬起青云的右脚放在踏板上，扶她上车。青云太胖了，方才动的一股火，浑身都散了架。莆大又努了努劲儿，才把青云推上了车。

春树生怕大伯再喊停车，开车开得更猛，眨眼不见了麦田。

老两口不知道，拉珠早辞掉了工作天天在家熬夜写文章。那天，拉珠醒来已是晌午，她揉揉眼在床上斟酌故事情节，不巧楼下传来吵嚷声。阳光拉珠能挡，嘈声拉珠挡不住。拉珠翻身起来，撩了窗帘往楼下瞅。却见她的父亲坐在花坛旁的长椅子上，母亲一身宽肥素衣，站在她父亲跟前说，来都来了你要啥驴？她父亲说，看你拉珠大白天拉帘，我跟这孩子过不到一块。母亲也嚷，过不到一块也过，我活是拉珠的妈，死也拉珠的妈。

忽地，拉珠像是被针尖刺了一针，扑出门去，慌乱中踩翻了老早摆在脚垫子旁的两双拖鞋。那是拉珠在超市精挑细选买下的情侣鞋，一双四十六号一双四十号。情侣不情侣，农家人不讲究，可拉珠在意，母亲嫁到莆家还未曾有过新嫁娘该有的嫁衣嫁鞋，穿的都是布底布面鞋。

拉珠蹲在父亲的膝前说爸，再说不出话来。莆大看拉珠哀戚的模样心就软了，说，你妈晕车了这椅子上歇歇。

拉珠说，回家歇啊，这有风该着凉了。

青云低吼着，老头子，你上不上去？

莆大这才从长椅子上站起。

吃过晚饭，莆大已然消了气，瞅着脚上的红拖鞋，又瞅瞅青云脚上的，嘿嘿笑着说，这辈子欠你的给你补上啦。青云说，那是拉珠买的。莆大说，孩子姓莆，买啥还不都是我莆大的？

3

拉珠始终不嫁人，青云心里恹恹，总去串门子，散散心。

莆大把一帮落寞的老太太聚在健身器旁边唠闲话，叫串门子。晴天时，头一个走出楼门的是戴白帽的马老太，她夹着几块棉团子，在阳光下缓步走向三号楼拐角时，别的老太太瞧见了也悉数下楼去碰头。每一次，马老太在漫步机前面摆上一溜棉团子，她们就坐在软绵绵的团子上，唠了这家唠那家，直到晌午饭才散尽。

这天，青云在楼门口拦下了左耳朵背的陈婆说，孩子悦意了你再上去跟孩子说也不晚。左耳朵背的陈婆就止步了，说，那你先跟孩子说说，赵家妈是我多年的姐妹儿，殷实牢靠还有一处房产。青云说，我跟老莆图个牢靠，旁的不在意。

左耳朵背的陈婆是个热心肠，没有回家，经菜市场买上三斤桃，去拍响了赵家门。门开了一条缝，左耳朵背的陈婆挤进门去，扬一只手招呼赵男的母亲快坐下来。赵男的母亲说，哎哟，我能听见，你小点声。左耳朵背的陈婆依旧是高声说，天上掉肉饼子砸中你赵男啦，快给我痛快话，我好去给人家回个话呀。赵男的母亲一听拉珠孝顺还写文章，喜上眉梢，当下就拨了儿子的电话。厨师赵男在餐馆后厨忙着颠勺子炒菜，手机就在裤兜里吱吱的震动，一看是家里号就给摁了。炒完顾客下的菜，赵男给母亲回了电话。赵男的母亲叫儿子告个假赶紧回家一趟，有事跟他说。赵男刚说又上了一桌顾客告不下假，电话就被左耳朵背的陈婆抢下，噤里啪啦的说，莆大名下有上百亩地，往后可都是拉珠的家产，你快应下。赵男插不上一句话，嗯嗯两声就挂了。左耳朵背的陈婆